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十一月十日（星期六）

第伍伍肆號

社址 東御街壹叁柒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少城聚豐園啓事

本園營業廿餘年饌肴精美有口皆碑現値新生活運動中兼以銀價猛漲本園爲歡迎顧主特將席價照原價每棹減少二元以酬雅意暨以大洋交易滄卷照市折合當此秋景良辰正宜飛觴賞菊本園地蔭荷池花木在望且座位雅潔並可隨意配菜諸凡宴客結婚無不適宜至於招待週到尤屬餘事也

智育影院 十一月九日起演 寃獄

滑稽時事 新詞戲本

本報小舞台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回合訂一册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册三角外縣郵票代價外加寄費五仙劇目列后

戰瀋陽 失熱河 斬湯 馬張路會 遼玉蹈 逼張 報 良 鬧儀 跳鋒魔 胡蝶跳舞 和日 本 托國出俘 學 良 過關 生猪上 花仙賤 文路街 哭屍 捐款

獨光汽車駕駛修理專修社招生

社址提督中街卅四號備有簡章函索即寄再者凡在各代設處報名者函遠來取志願書等爲荷

笑俗先生鑒昨閱成都新聞所登載之姨太太外史廣告不甚擬看得明白今特另一寶塔式廣告送上請斟酌可否另登 德壽年十三歲

笑。眞妙。買來瞧
。硬。有味道。又不
多。費鈔。笑得你不
要吊。雖滑稽確不
大聽。甚麼東西稿
我買報。才是姨太
太外史廣告。售書
處東御街一伍肆號

這個廣告是一位小朋友德壽君送我的茲將來函一併登載並祝德壽君讀書努力 笑俗誌謝

除舊佈新

亞光文化社賃閱書報雜誌小說一回取費錢亦不另取賃押一月五角以四十册足數書價爲額社址春熙路財政廳對門

紀實短篇 難言之隱（笑俗）（續）

詎知來麥爲災，唉焉暴故，於乎蒼天，慘也何如，令詰饅首中有何毒物，答云，姑所給氏，以事晚炊，未及食也，令曰，既未鳩夫，胡隱忍弗言，甘心待罪，婦曰，氏愼不德，未是感姑，致令良人誤遭毒手，姑之惡，氏之罪也，自甘屈服，聊藉寃魂，不者，揚婦姑帷幔之醜，表於公庭，夫氏宗魂，含羞地下，生不可爲人婦，死何以見故夫，氏之罪惡重矣，

令歎息拍案，曰賢哉婦，惡哉姑，慘哉子也，乃釋寃婦之因，鬮惡發奸，爲之昭雪，卒淫僧毒孀就擒，五刑備加，四民稱快，讞既定，后以因奸鴆子論罪，姑未授首，而其婦已縊於夫墓之木矣痛哉，此清末江北某縣事，同學梁君懿莊昔爲予言之甚詳，因追憶拉雜紀之，有道君子，或有慨於斯文，

（完）

丈夫管理術（續）

▲掌握經濟權

你們看，日本人拿了我們的東四省去，第一步工作，就是所謂日滿經濟統制，什麼叫經濟統制，無非是掌握他的經濟權，所以爲人妻者，要管理丈夫，先要拿到一家的經濟之權，

丈夫每月的收入要一一交出來，他要什麼軍餉另用等，再由他說明了用途，一一付給他，其他家中開支，均由主婦一人獨裁，

（未完）

蘇炳文之感懷詩

敬齋

抗敵名將蘇炳文，自與敵軍周旋沙場，屢仆屢起，徒以缺乏充分之接濟，更難聯絡各軍於一氣，以致枉擲多少好男兒之頭顱，雖浩氣足冲霄漢，可憐厄運難回，卒至兵敗退守，迄今倏已三載，蘇將軍於退伍之暇，蟄居蘇垣，輒以吟咏自遣，於此可見環境使然，足令英雄氣短也，蘇將軍於此次「九一八」紀念日，曾賦七絕一首，題爲九一八誌感，詩云，

捍邊我愧漢嫖姚，

回首龍沙萬里遙，如此江山如角節，不堪揮淚話今朝，

挨罵聯選

十年前，吾友夢餘君曾用諺語擬一聯，極嬉笑怒罵之能事，聯曰

南作戰，北募兵，無非麻捍打狠，兩顯害怕，

朝借錢，募放餉，直個肉包砍狗，一去不回，

博士信箱

王洪順

（問）怎樣叫做「一同鼻子出氣」了　（容恕）

（答）那便是「攻守同盟」的變象了。

（問）買主來買貨，問我幾句，我臉便要發紅，博士有何妙法，能使我臉不發紅？　（小徒弟）

（答）最好是多開演說，並將各貨價目記熟

（問）余昨經春熙路等地，見博士在彼大顯神通，頭不沾天，足不立地，兼有二女士，請問博士是否毛一非與老南瓜？　（不敬）

（答）那是姨太太外史裏面的王道士，同周二姐大老南瓜，在那裡替店家招徠顧主，因爲我是眞有那些道法的，

（問）博士，承蒙你指導我，我很感欽慕你的學識，願同你長談，請你將眞姓名告我？　（林旭）

（答）足下可將地址寄來，

（問）我有個知友，因含問有事，承他叫賬房寫了四大元在禮簿上，該款當時並未交出，至今已有半年，請問博士，該款可否圖節單去討？再請問，府上的電話號碼若干？

（答）你請他吃酒沒有？如果沒有請，那末，大家抵消罷，含問的電話號碼，恐怕局裏也未必知道，因爲電話還沒有裝，

治家寶書 婆婆經

王婆婆口述　男洪順筆記

▲月亮走，我也走，我與月亮打燒酒，燒酒辣，買黃蠟，黃蠟苦，買豆腐，豆腐薄，買菱角，菱角尖，尖上天，天又高，好打刀，刀又快，好切菜，菜油青，好點燈，燈又亮，好算賬，一算算在大天亮，

▲蘋英是灑脫，婆婆曰，灑灑脫，狗咬足，你變烏龜我來捉，

小舞台

昨日因排字工友，誤將詞句顛倒錯排，致後數句，令讀者莫有其沙，飛函詢問，今特將昨日尾後數句重載，以作更正。

（丑唱）有太太坐寶根怒氣滿面

城隍爺娶姨太太　第三幕　闞威

。嘆孤王却跪在這地平川。弗是孤家耳朵軟。也無非順潮流尊重女權。賭與嫖自知法當然不敢。（旦白）喝。你還是個好人咧。（丑唱）也無非悶來時隨便玩玩。久聞得成都府新運廣遍。因此上起雄心前去參觀。（白）太太你不要誤聽讒言。冤枉好人。下官因聞得成都新生活廣佈。想去參觀一下。回來好改革綿陽。並非是去游手好閒。處混光陰也。（旦白）哇。狡辯確實，還敢巧辯，眞可算是個老奸巨滑之輩。（唱）聽他言不由人肺腑齊炸。不由奴家怒火發，叫丫頭與我老實打。（丑唱）哎呀。我的大腿。看到你就要受刑法。（旦白）還不快招。（丑唱）賢夫人不必怒冲天。且聽下官表根源。多只爲成都府打來麥戰。白無常他請我去吃西餐，五芳齋在寶九皇麵，青羊宮素席味道鮮。

（未完）

＊＊＊

社會小說 姨太太外史續集（219）

第二回　古寺夕陽多冷紅留客　江城寒雨滿方草懷君

隨都隨不上一句。金英道。我的節目完了。我先走。你們送我出去。我原不想來。是你哭哭鬧鬧的。我才來呀。何君馥倒又不好多說。祇得笑道。你想走。教密斯胡密斯沈送你回去。我這裏還有一幕梵亞鈴奏瀟湘夜雨。不能分身陪你了。金英蒙起一塊白紗。拉門走出去。守門的胡慧沈秀貞。立刻在兩旁攙扶她。三個人一擁出了後台。那金英心目中的魔鬼陳達夫王伯年二人。早由前台繞到後台門。伸頸等待。盼到金英出來。兩人齊走上前。叫聲。金小姐。請你站一站。有人和你說話。胡慧三個人腳步站住。胡慧當前喝聲。你們是那裡來的。前台後台。亂跑亂找。密斯金有病。沒有話和你們講。王伯年雖有些怕她。然到此時。也顧不得許多。也把話頭強硬起來道。你們是誰。我要和金小姐談話。干你們甚麼事。陳達夫在旁笑道。這兩位小姐。你們何必多管閒事。我們有我們的話說。胡慧方想騙開他們。轟開一條路走。金英却把頭上的洋紗一掀。笑起來道。小胡小沈。你們兩人慢來。我是金英。還怕他們看。又向王伯年陳達夫笑道。密斯武王。密斯武陳。幾天不見了。

哀情短篇 續姊妹花

第一章　淚的世界

又何曾撫摸他的手臂。看他有莫有淚痕呢。醒來。我還不是只有偷偷的流一會眼淚嗎。始終不知道我愛女的消息。始終我是記念着他。太太。誰家的兒女不心疼。雖然他是窮家的女兒。他却是小婦人的性命呢。二寶在也忍不住珠淚了。淚珠撲簌簌的落在衣襟裏。趙大在靠棹的一張椅上坐着。扶住頭斜看着二寶。顫抖抖的道。太太。可憐可憐你的母親。讓他起來吧。二寶的淚水。像開了口的堤垠。雙手將他母親扶了起來道。媽。我便是你的么女二寶呢。媽。你不要怪你的愛女的無情。趙媽聽說姨太太。果眞是他親生的愛女。趙媽反怔住了。呆呆地望着二寶。二寶眼淚還莫有乾。便又望着趙媽笑道。你看我長變了嗎。你老人家也瘦了許多了呢。二寶說着。聲音又有些顫抖着。含笑的雙頰上。重複掛着透明的淚珠。趙媽滿面縐紋裏。佈滿了驚疑。他在自己問着自己。姨太太便是二寶嗎。怕不是吧。我那裏會有這般的美麗的女兒。他含着淚。顫抖抖的說。太太。你就是我的么女。可愛的。我朝夕夢想的二寶嗎。二寶含着眼淚。攀着他母親的手道。是的。媽。我就是你可愛的二寶。媽。你記得不。早前爹爹吃醉了。拿烙鐵來燙我。媽媽來攔。不是我們倆娘母的膀上。都燙得有烙印嗎。媽媽。你看。二寶捲起袖子來。露出了他雪白的藕手膀。膀上一塊燙着的烙印。却倘宛然存在。趙媽撫摸着二寶的烙印。

成都 長發和號

專門口蘑豆豉

零售 口蘑二千八 五香二千二 每斤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批發販莊格外克己價▶

成都唯一無二戲園

小舞台

本日演唱城隍娶妾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眼病福音

眼科聖藥「瞽耶明」爲福建省天佑堂祕製之品早已馳名全國無論何種眼病具有藥到病除之功又瘡症良藥「克瘡哥」無論各瘡癬之立愈現爲普救病家特在四川分銷由本堂代售現已由申交運不日抵省特先披露請病家注意

成都植記天佑堂啓 住上北打金街一〇三號

招登廣告

此方最低價每月四元

療肺久咳丸

上海華能藥房第一特效出品五分鐘止咳病輕一瓶除根病重二瓶全愈服此丸妙在愈後永不復發若不見功原洋退還

大瓶五角小包二角

◀成都經售處▶

生生藥房 華勝藥房 華通藥房 壽春藥房 建國藥房 平民藥房 同人藥房

成都商情午報發刊啓事

逕啓者敝社已經官廳立案批准定於十一月十號出版社址設南新街第卅六號和合拍賣行內凡各方交涉及函電請交該處爲荷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六十五回 王丞眞演說紅沙陣 老蕭芳求救南海國

雲懷玉笑向着鄭鳳嬌道，老實呢，都這樣久了，還沒取名字，便請姆姆給他取個名字吧，鄭鳳嬌將嘴支了支道，覓我，那不是他們爹，徐羣笑道，對了我到不能放棄這個責任，取個甚麼名字呢，那後這兩個字要得嗎，雲懷玉將頭掉了開去，笑啐道，別人又莫求教你，你却偏偏這樣顯能，我們這裡還有位參軍呢，姊姊，你怎麼這樣講禮，倘若我是你來，哼，就拿今天抗令來說，我不重責他二十大板，徐羣笑得哈哈的道，實話實話，那到確實是我的不對呢，我來給㜷㜷陪禮，說着便立起身來，必恭必敬的，向鄭鳳嬌深深長揖，鄭鳳嬌抱着小孩，不住閃讓道，呵呀，國公爺這般不愼重起來，罪過罪過，雲懷玉却鼓着手掌道，對了對了，這吓我可贏着鄭參軍的東道了，徐羣笑道，對呀，你却將我拿來做了賭品了，眞該，雲懷玉笑道，該甚麼，你還要該我的東道麼，原來今日徐羣護衛臺賽花過營飲宴後，鄭鳳嬌想他們主將有失，便又叫顏子厚蒲鸞等，分頭引兵往援，佈置就緒，鄭鳳嬌方才步到雲懷玉營裡來，逗小孩解悶，無意中，將徐羣抗令的話，說了出來，雲懷玉笑道，姊姊莫氣我，今天夜裏，管教他來與你陪禮就是，鄭鳳嬌只道他說來玩的，便也付之一笑，那曉今夜事有湊巧，徐羣雲懷玉同到鄭鳳嬌帳裡來，雲懷玉詼諧中，便將徐羣諷來陪了禮，鄭鳳嬌也暗地佩服，這妮子果然口舌伶俐，便鄭鄭重重的，向徐羣道，國公爲唐營大帥，諸將領袖，所有大營數十萬健兒，皆將爲國公馬首是瞻，鄭鳳嬌與羣參軍執掌戎機，職司樞密，負全軍成敗之責，荷人民安危之任，兢兢業業；自不敢稍事懈怠，語云師利於和，戰貴一心，凡爲將者，縱奉令撲湯蹈火，亦不敢辭，今國公臨難苟安，抗令不前，若衆軍皆效尤於後，鄭鳳嬌又何以爲法，徐羣見鳳嬌讜言正論，說得頭頭是道，心裡到反暗笑起來，即躬身道，比時，羣因不明敵營形勢，更不悉我軍佈防，故大胆進諫，愚衷亦無非欲保全士馬，并非臨難苟安，雲懷玉却突地站起身來道，好了好了，此處又不是明倫堂，你們只管扯文架勢做甚麼，錯了二回聽話些就是，你想，未必鄭鳳嬌姐姐，他還有害你的嗎，他叫你走東，你就走東，鄭鳳嬌笑道，打嘴打嘴，越說越糊扯了，雲懷玉笑嘻嘻的，在鄭鳳嬌手裡接了孩子道，不是這樣勸你們，要怎樣勸你們，鄭鳳嬌笑道，你在說，雲了頭，我賭你任說，雲懷玉拍着那孩子入眠，只是格格的笑，歇了半會方道，得了，指揮大將，能够像這般兒，也不對麼，你不要仗着是參軍，可打不着我身子來，鳳嬌笑道，我知道你嘴巴狡滑，到要打你呢，我當姐姐的，難道不能教訓妹妹嗎，說着，便撚了根紙捲來打懷玉，雲懷玉却躲在徐羣背後，不住哀告道，好姐姐，當妹妹的話錯了，雲懷玉話未說完，那小孩却哇呀哇的叫起來，雲懷玉急輕拍着，呵乖呵乖，媽媽在這裏呢，鄭鳳嬌也便一笑罷手，三人復談笑了陣，方才各回營帳，一夜無話，第二日，羣賽花料理各處軍情，鄭鳳嬌便指揮衆將，分頭佈防，一面趕編勁卒，準備進攻莫邪島，到了第三日，徐羣將才起床，猛瞥見營內，紅沙迷漫，映得盔甲如血，徐羣大驚，慌忙步出帳門看時，見那些健兒們，都倒臥在地，有的精壯些的，却在帳口指天劃地，三四個一團，四五個一組，兀自嚷鬧不息，徐羣正欲，步出帳口，看那海灘如何，猛見紅沙影裡，一個黑影閃入，險些與徐羣撞個滿懷，徐羣定睛瞧時，却是平肩王李虎，李虎見着徐羣，便哈哈大笑了起來道，好耍子，我在大安山那樣久，那裡見着這樣大的霧，又是紅的，果然走一處，有一處的風景不同，徐羣縐着眉頭道，這恐怕不是霧，霧那裡有這嘔人氣味，李虎聳了聳鼻頭道，果然果然，這是甚麼，兩人說着話，那紅沙却越落越密看看將要伸手不見掌，徐羣同了李虎，步出營門看時，但見沿海一帶，都是紅霧四起，沒處疎薄，李虎撅着嘴道，這可糟糕，我才說今天去海邊玩玩，却偏偏逢着這牢什子怪霧，李虎話聲未了，徐羣驀地裏驚喝道，我們的營呢，李虎回頭看時，只見後面也是紅茫茫一道霧障，那營已不知在甚麼時候搬了家了，徐羣大驚道，這却怎好，此時，二人身外，都是紅茫茫一遍霧障，不說眞看見一個人影，連聲音也莫一點兒，徐羣李虎齊皆吃驚，正欲返身往尋營寨，猛聽前面霧障裏，足步雜踏，徐羣喝問聲誰，誰字尚未道完，丈來長隻銅柱，閃電也似，直向徐羣李虎劈來，徐羣幸好是早將鸞鳶肘帶上，急將身子一閃，拔肘迎敵，李虎看見銅柱，便知是蘇爾旦來，叫聲不好，便如飛的向着左邊跑去，

大字精本 玉獅帶刻將出全

本報玉獅帶曾風行一時，刻因各方函催，已將一二三集付印，至封官止，本書即告一段落，特請小說名家，天涯淪落人，重新編訂，兩集齊出，每集五十回，一次出書，較之初集，更多二十回，特別歡迎讀者，二三兩集，取工本費一元，書額無多，訂者迅速，茲將回目列下，

第卅九回 鄭英虹三戰蒲鸞英 魏鵬舉兵鎖曹娥江

大明廿七俠

一八九

第五十回 龍寶山延聘雷義士 鄒逢春書戒賢甥男

如此時休了，要再討續房妻子，豈不很難，便說大人，這事憑大人作主，龍公知他意在兩難，便問胡氏，可知罪麼，胡氏叩首求恕，稱已知悔，龍公判道，案查季小順調戲婢女王阿鳳，雖靑蠅未玷白玉，而名譽已受損失，除將王阿鳳交其父領回撫養，另爲擇壻外，應令季小順將原典婢契退還銷燬，並賠償損失費銀百兩，以作將來王阿鳳字人粧奩之用，稍資警戒，孫厚輕薄性成，着監禁三月示警，胡氏着押女所一月，期滿交季小順領回，安分度日，如有不守婦道情事，二罪俱發，決不寬貸，僕婦得賄，以扶梯接送孫厚，姑念無知，着押女所三天開釋，其餘吉瑞符彎等，無關，開釋，龍公斷罷此案，差役已將王大胡二等一班拐匪捉到，救出許多小孩，龍公將貢德厚余慶雲定了絞罪，其餘分別輕重，長牢的長牢，充軍的充軍，所救小孩，出示招領，暫交育嬰堂撫養，方纔斷罷，忽然儀門上走進一人，手舉呈詞，請領失去甥女雲兒，龍公將他一看，正是昨日在橋下相遇之人，將那呈文看畢，令他取保，領了那個女孩，退堂休息，午飯後，仍升堂理事，如此過了兩日，龍公心念欽限捉拿馬靑鋒公孫策之事，無計可施，將周文兩位師爺請來商議，問二人可知有何英雄俠義，

滑稽社會 長篇小說

王博士

一五

第七回 尿尋出路變眼淚 街記順城憶新化

吳仁格不覺一怔，當時滿面通紅，兩人噎聲相對，互視無言王洪順見狀，忍不住笑道，你兩人快吃點茶，吳仁格道，我不是扯格豆，我是在學他，話未說完，又是一扯，汪三薪笑道，你不是扯格豆，是在學狗叫，吳仁格道，烏七八糟，王供順向汪三薪道，我們談正事，我是約你下午四點鐘來，怎麼兩點鐘你就來了呢，汪三薪道，我先來告訴你老南瓜的地址，王洪順道她住在順城街呀，你昨天說過的，怎麼又來告訴我呢，汪三薪側頭一想，點頭說道，對的是順城街，我們去罷，吳仁格道，你們要去，我告辭了，王洪順道，我們可以一路去罷，汪三薪急道，不行，老南瓜雖是妓女，但性情與毛女士一樣，不喜見生人的，吳仁格笑道，我也不願意去，我好似一個和尚，汪三哥好似一個道士，你好似一個新故亡人，願七和尚送你歸西天，二七道士送你歸南天，今天上午我送你去見毛一非，下午他又送你去見老南瓜，好好，你們去罷，我要請你們傳載之書記，替我寫兩封信，吳仁格說着便自向外找傅書記去了，汪三薪向王洪順道，我們走罷，於是兩人走出大門，坐上車子，如飛向順城街而來，車子已過了上升街，車夫說道，順城街已走完了，汪三薪坐在車上，突自不語，王洪順問道，在那一家呀，汪三薪搖頭道，這條街怎麼不像呢，（未完）